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eep blue. It features dark, intricate silhouettes of bare tree branches that crisscross the upper and side portions of the frame. In the upper right, a thin, yellow crescent moon is visible. At the bottom center, there is a dark silhouette of a person, possibly a detective, wearing a hat and a long coat, leaning forward in a crouched position. The overall mood is mysterious and nocturnal.

小福子破案记

XIAO FU ZI PO AN JI

龚泽华 著

小福子破案记

龚泽华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 福 子 破 案 记

龚泽华 著

吴山明 插图

蒋云仲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

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 2.875 字数 44,000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138 定价: 0.23元

• •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系列破案故事集。

这本故事集的小主人公，大名张福子。张福子从小生活在大山里外公家，是个动物迷，知识丰富。爸爸转业来公社当武装部长，他也来了。在这里，他凭知识和机智破了不少案子，为大家做了好事。不论什么疑难案子，到了他手里，都能很快侦破。因此，同学们都叫他“小福尔摩斯”。这本书一共讲了九个破案故事，还有些案子没破，那不是他破不了，而是他爸爸调走了，他也只得跟着走。你想知道张福子破了哪九个案子，又是怎么侦破的吗？说来话长，请你自己打开这本书吧！

目 录

一	老鼠偷“牛”案	1
二	毛兔场里的惨案	10
三	邮票事件的真相	19
四	白云山上的怪声	28
五	松鼠和贼	39
六	为水牯爷爷翻案	48
七	月亮塘里死鱼案	57
八	从书里找到了凶手	68
九	是谁偷鸡蛋	77

我的同学张福子，是从很大很大的大山里——他外公家来的。他的爸爸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公社当武装部长，他就来爸爸身边读书。

张福子有一种特别的爱好：养小动物。他来的那天，晃荡晃荡，挑来满满一担东西。一头是铺盖卷儿，一头，嘿，却是一座“小动物园”。瓶瓶罐罐、大盒小盒，里面尽是小稻鸡、花斑鱼、纺织娘、蟋蟀、白老鼠、小猫咪，还有叫不出名的会跳高的甲虫……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不但是个动物迷，还是个“小侦探”呢！他在这里破了不少案子。不信，好，我就讲几个给你听听——

一 老鼠偷“牛”案

我家隔壁，楼上住着小毛弟他爷爷，楼下是空间，放着生产队的稻桶和水车，我们常到这里打弹子，捉迷藏。再隔壁是小毛弟家，小毛弟家隔壁就是张福子的家。

这天，大清早起来，我就听到小毛弟家有叽哩呱啦的吵嘴声。不一会，小毛弟跑出来了，站在老梅树下，肩膀一耸一耸地呜呜呜哭得挺伤心。

这时，张福子弯着腰，嘻嘻地逗着小毛弟说：“啊啊，好大的雨呀！唷，好伤心。为什么呢，小毛弟？”

“爷爷的牛被偷了，呜呜，他不给糖吃，还骂我……”

张福子直起腰，侧着头，紫葡萄似的眼珠转几转，惊疑地问：“你爷爷的小黄牛不是昨天卖了吗？怎么又被偷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”小毛弟急了，那双揉红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说，“是，是卖牛的钞票，昨夜被偷了。还说是我妈拿的……”

张福子“哦”一声，头一侧，说：“有这事？得研究研究……”手指朝太阳穴上转两转，丢下小毛弟，管自朝小毛弟爷爷家跑去。我好奇，也跟着他跑。

小毛弟爷爷大家都叫他老毛公。这时，他的房里来了好多大人。小毛弟一家不算，还有对门的东杨婶，还有队长土根。

张福子坐到床上，一声不吭，聚精会神地听大人们说话，好象听课一样。

老毛公嘴唇皮都有些发抖，心痛地说：“一张存款

单，二百元，存五年的。还有，有，五张十元头。睡觉前，还数过。我塞在新买的尼龙袜筒里，想第二天，藏到箱底里去。早上起来，桌上袜子不见啦！”

小毛弟妈甩一把鼻涕，带哭腔地说：“我要他仔细想想，有没有记错。他倒问我拿过没有。我这肚子污泥水，啥时能倒光啊！可不冤死我了！”

队长问：“房门关着吗？”

老毛公：“自家人，关什么门？”

东杨婶问：“下面的门呢？”

小毛妈答：“哪有不关的！”

.....

我听烦了，拉拉福子说：“走吧！”他却还象木头人似地坐着：“再听听，再听听！”

我不知道他对大人的事为什么这样感兴趣。

突然，他跳了起来。跑到桌子前，拿起两粒薄荷糖玩弄起来。

小毛弟看张福子玩糖，一把夺了过去，把糖藏到屁股后面，还捶了他一拳头。

张福子问：“老毛公，你昨夜桌上放了几粒糖？”

老毛公随便答道：“五粒，想给小毛弟的。”

“都是些什么糖？”

“有夹心糖，有一分一粒的薄荷糖。”突然，老毛公

弹出眼珠问：“你问这些干啥？想糖吃，那桌上的给你。”

小毛弟嚷起来：“不给不给，是我的。”

福子刮了小毛弟一个鼻子，说：“我不象你，只有五岁，馋！”说罢，跳了出去。

路上，我嘻嘻笑着，叫他一声：“馋鬼！”他挽着我的头颈，轻轻地说：“告诉你，你别跟人去说，老毛公的牛，许是老鼠偷的。”

我一把推开他：“乱说！老鼠偷牛，笑话！”

“不能怀疑吗？”

“怎么不怀疑我，不怀疑小毛弟，不怀疑大公鸡、小花狗？”

张福子嘿嘿地憨厚地笑着，伸出两个手指说：“一靠知识，二靠分析。我爸爸常说，脑瓜长着不是戴帽用的，一是学知识，二是会分析，可不能随便乱怀疑。”

“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怀疑是老鼠偷的。”

“我怀疑老鼠，因为这几天要做窠生小老鼠了。你没听到，老鼠尽在嘶啦嘶啦撕糊板壁的纸吗？”

“我没有听到呀！”

“你没留心，掌握知识得处处留心观察呀！我外公说过，老鼠顶讨厌薄荷的气味。薄荷糖留着，夹心糖不见了，这说明啥呢？”

“这……老鼠偷糖我相信了，偷钞票……”

“啊呀，你再分析么！糖和尼龙袜是放一起的，又是老鼠做窠的时节……”

张福子说得多有道理呀！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夸赞道：“嘿，你的脑子特别灵！”

他难为情了，低下头，说：“不，不，靠观察和分析嘛！”

我突然又有了疑问：“小毛妈平常从来不乱拿人家的东西，老毛公怎么怀疑她拿的呢？”

“那是老毛公找钱找急了，随便问一声的，他没说不小毛妈偷。那张存款单，小毛妈拿去又不能领，如果是她拿，浪费二百元钱，她不心疼？他们是一家人，小毛妈不会拿的。”

有道理，我服了。

张福子又说：“捉贼要见赃。我们得把老毛公的钞票找回来。”

这……啊哈，张福子不是想做“小福尔摩斯”了吗？这可能吗？一点线索都没有，想破案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

我问：“你知道老鼠窠做在哪里？你知道哪只老鼠窠里有老毛公的钞票？”

张福子的小拳头一举：“想办法嘛！”

他很有信心，还邀请我参加破案工作呢！我曾经想将来当个公安人员的，于是，我就点头同意了。

这几天，老毛公走起路来，头越来越低，背越来越弓了，还“唉唉”地叹冷气。小毛妈也阴着脸。连小毛弟的笑声也不甜了。

唉，这一家子真晦气！

可我们的破案工作，该打零分，毫无进展。

我用钢丝做了个钩，凡是有洞的地方，又捅又钩，除钩出了一只癞蛤蟆，其他一无所获。张福子倒会埋怨人，他说：“家鼠的窠绝对不会做在地下的，又不是田鼠！家鼠窠是做在高燥的地方的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懂！”

我不懂？我李小华是不懂呀！我没有你那个会打猎的外公，也没有养过老鼠。他却老八辈子似地说：“不懂就学，就多观察！”

说得倒轻巧，你自己也连根老鼠毛没找到呀！

一天，我去找他：“福子，福子……”

喊痛嗓也没人应。

这时，我想上茅坑。突然发现他趴在地上，一颗脑袋拚命向茅坑洞里钻。啊，老天！我急忙跑过去，抓起他的脚就往外拉。

“嗨呀，小华，你干什么呀！”他回过头，责备我说。

“你想吃粪吗？拚命钻……”

.. “你知道什么？你！”

原来张福子用笼子捉住了一只大老鼠，他在老鼠尾巴上系了一个丝线团子。他放了老鼠，准备沿着丝线找老鼠窠。哪里想到老鼠从他家跑出后，竟窜进了大茅坑。

我这么一拉一嚷，把老鼠吓跑了，丝线也扯断了。

系老鼠尾巴的办法不行，我们试了几次，丝线都断了。我泄气了。破案真难



呀！可是福子照旧劲头十足。他说：“家鼠家鼠，总在家里，跑不出这几家。”

一有空，福子就反剪着手，皱着眉，轻手轻脚地在房前屋后转来转去。走走停停，竖着耳朵听听，转着紫葡萄似的眼珠看看。

一天，他跑进我家，手里还拎一只铁锤，说：“小华，走，找到一只老鼠窠了。”

他拉着我，一溜风地跑到我家东墙，指着一块砖说：“里边，在这里边！”

咦，连个墙洞也没有，哪会有老鼠窠呢？我抓抓头皮，直摇头。

他说：“我听到里边有老鼠叫。一般说来，老鼠白天都在窠里的。我要敲破一块砖，你舍得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张福子挥起锤子，“叭叭”两下，就把砖头敲破了。我俩同时用手一扒，哈，里边是空的，福子伸手一摸，抓出一把猪肉骨头来。我也伸手一摸，抓出一个圆滚滚的东西来。一看，是一只鸡蛋。福子再一摸，又抓出一只鸡蛋来。啊呀，难怪我家抽屉里，鸡蛋老是少，原来被老鼠偷去了。张福子高兴地说：“你看，是老鼠窠吧？”

我俩把整只老鼠窠都掏了出来，可是，没见老毛公的尼龙袜和钞票。

虽然这次没有破案，但我的信心足了。我也学着福子，反剪着手，在屋前屋后转悠起来。

这天，我走到老毛公楼下那间空房子里，听到顶棚上有老鼠的叫声。我赶忙去叫张福子，他扔下作业本就走。

棚很大，有几处破了，张着大口子。老鼠窠在哪里

呢？总不能把整个篾棚都拆下来吧！

我俩抬起头，转着圈儿。我的头颈也酸了，头也晕了。

突然，张福子指着墙角附近的一处，说：“看，是在这儿叫吗？”

“好象有几声从这里发出的。”

“肯定这里有窠。”福子的黑脸皮变紫红了，手脚不安宁地动着，说：“这里有许多老鼠尿的道道儿。篾棚又凸了出来，有重量，所以……”

我赶忙去背了竹梯，福子也拿来了砍柴刀。

他爬上了梯子，抿着嘴，用力地割着篾棚。割出了一条缝，他就伸手进去……

我瞪着眼，看着，心“怦怦”地急跳着。

张福子的手越伸越进，整只手臂都伸了进去。他用着力，使着劲，腮帮子鼓得圆圆的。

我焦急地问：“有吗有吗？”

“嘿”一声，福子把手拉了出来，霎时，一张圆脸蛋，笑成了一朵大牡丹花。

尼龙袜！崭新崭新的，咖啡色的尼龙袜！袜上还粘着一张糖纸。

我接过袜子一掏，哈，钞票……

我俩不约而同地叫起来：“老毛公，老毛公……小

毛妈，快来呀！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”

“着火了吗？什么……”

邻居们闻声赶来。

老毛公捧起存款单和钞票，又是笑又想哭，只是“啊啊”叫着。

小毛妈一股劲地替福子拍打着身上的灰尘，嘴上叫着：“谢谢，谢谢，我的污泥水总算倒出来了。我煮茶叶蛋给你们吃……”

小毛弟转着乌眼珠，仰着头问：“福子哥，你怎么知道是坏老鼠偷‘牛’的？”

张福子憨厚地笑着：“你问小华哥，他知道。”

嘿，我知道，我知道的全写在这里了嘛！

二 毛兔场里的惨案

我爱长毛兔。

长毛兔，通身雪白，眼睛火红，立起来象医院里那个穿白大褂的胖医生，跑起来快得象一团飞滚着的雪球，有趣极了。

我们学校有个毛兔场，毛兔妈妈刚下了许多兔崽子。

这天，轮到我们班饲养。我和福子分在一个小组。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，他有一肚子有趣的动物故事。

课外活动时，我和张福子打了兔草，就头顶头地趴在草地上讲故事，高兴时两脚竖着蜻蜓。

第二天，我们就进入毛兔场。

刚生下不久的小兔崽子，怪难看，肉乎乎的，光着瘦瘦的身子，眼睛还闭着，跌跌撞撞。毛兔妈妈有时不给它们吃奶，还“噗”、“噗”地打着响鼻，红眼睛里没有

一点母爱。

我真担心，毛兔妈妈会不会把这些肉乎乎的小兔崽踏坏。

这天早上，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一个同学来报告，有四只



小兔崽，被什么东西咬死了。

我们全班同学都去看了。

好惨，小兔子被咬得通身是血。有一只，头被咬去了半边，露出了脑浆。有一只从笼子的竹条缝里逃出来，死在笼子底下的地上，屁股被咬得血肉模糊。

是谁制造的惨案？

我同意班长玲玲的说法，可能是坏老鼠。另外几个同学却认为是窜进了野猫子。大家争论不休，说不准谁是凶手。我猛地想起福子，便叫起来：“张福子呢？他会破案，福子——”其他同学也说，他对动物有研究。大山里来的，这方面比我们懂。

这时，张福子正站在明亮的窗口，手里捧着一只死兔崽，仔细地查看着什么，也许是看齿印儿吧？他听到叫声，便过来了。

“张福子，你说是什么东西咬死小兔崽的？”

“福子，你破这个案吧！”

“我们听你的，你一定知道谁是凶手。”

同学们问他，他却眨巴着眼睛后退着，一声也不吭。同学们急了，嚷得更凶：“你说话呀！”“你哑啦！”“你……”

这时，张福子心里很难过，从他那脸色可以看出来。四条小生命呀，平常，他是一只蚂蚁也舍不得弄死的。